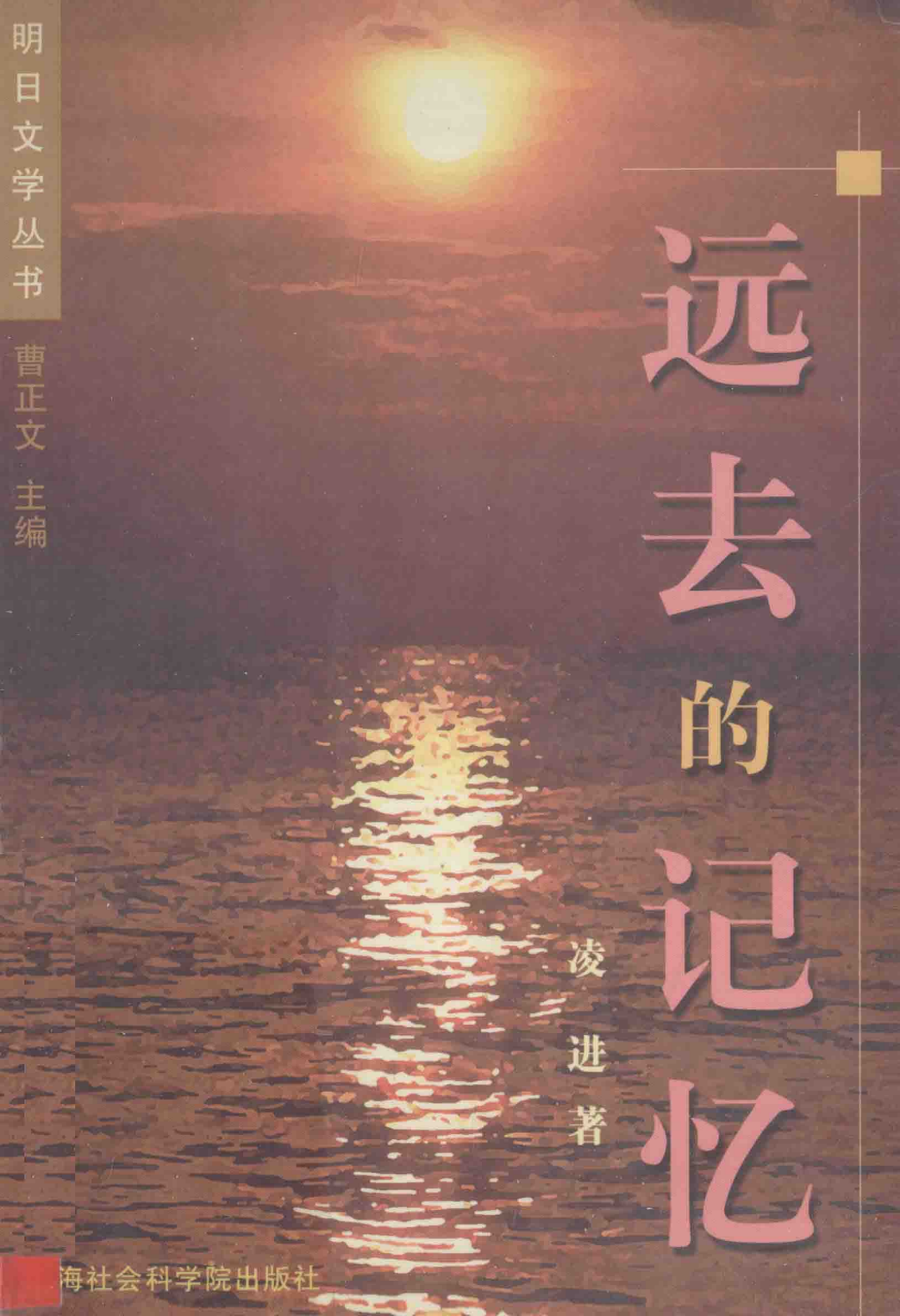




远去的 记忆

凌进 著

明日文学丛书
曹正文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凌进 著

远去的记忆

明日工作室集团(上海)策划

明日文学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去的记忆 / 凌进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ISBN 7-80618-981-5

I. 远... II. 凌...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7828 号

远去的记忆

作 者: 凌 进

责任编辑: 张 玲

封面设计: 黄莉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普教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 1-3 200

ISBN 7-80618-981-5/ I · 219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温世仁

中国是散文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可以读到不少优秀的散文，如《左传》中的《烛之武退秦师》，《国语》中的《召公谏厉王弭谤》，《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老、孔、庄、孟、墨、荀诸子百家的小品，都精彩而隽永。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也是散文家辈出，李斯、司马迁、东方朔、曹氏父子、诸葛亮、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羲之、江淹、郦道元等，各具风格。晚唐小品与宋元小品又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鹤立鸡群，傲视文坛，而梅尧臣、范仲淹、周敦颐、沈括、陶宗仪也成绩斐然。明清两代，是中国散文小品的鼎峰时期，宋濂、刘基、归有光、三袁、张岱、方苞、袁枚、赵翼、龚自珍诸家群星丽天。而现代文学阵地上，胡适身体力行提倡了白话文，经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诸位大家共同努力，使中国的白话散文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由于人们喜欢写散文、读散文，上海明日工作室策划了这套“明日文学丛书”，这一套丛书共6册，除散文小品外，还有通讯与报告文学，但都是一种自由的文体。或状物抒情，或叙事写意，或写得活泼轻松，或写得绚丽多彩。如翁长松读史札记之深意，如凌进如话家常之流畅，如蒋坤元水乡人

家的质朴，如管志华大气磅礴的写实，如胡申生、王国荣新颖独到之议论……都令人读之欣喜。这些大学教授、报社记者、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和企业领导人，都以自己的真诚与对文学的专注，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

明日工作室将培养出一批新的文学家，由曹正文先生主编的这套“明日文学丛书”将为更多的文学新人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

（本文作者系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

目 录

序 言	温世仁
-----------	-----

我爱我家

老祖宗	3
择偶记	15
我的小羊羔	19
重做上海人	23
圆梦在澳洲的大学	25
妈妈的世界	29
由哀思所想起的	32
永远的父爱	37
骨灰盒轶事	44

似水流年

远去的记忆	51
悠悠的小舟	53
白棺	57

“六九”大逃难	60
最后的一瞥	64
二十年后重相见	67
重踏延边路	72
校庆	77
回忆如师	80
文峰塔下	84
皱纹	87
遥寄一片痴情	91
怎能忘故人	99
国英一家	102
那一方绿草如茵	109
陈阿婆	112

人在旅途

魂牵梦系黄河游	123
孔雀坝遇乡音	126
雄风	128
二百四十七级台阶	132
男儿泪	136
那忧郁的目光	141
溪口随想	145
北运河纪行	148

你好，高桥老师	153
导游札记	155
风筝节轶事	166
食趣	171
难忘桂林吃螺	174
啬园抒怀	176
走红军走过的路	178
后记：天凉好个秋	182



我爱我家



老祖宗

老祖宗是我的奶奶，在我家她是至高无上的。

最初喊奶奶“老祖宗”的是我弟弟的奶妈。这个扬州奶妈嗓门大大的，无论奶奶吩咐她干什么事，她都扯着喉咙答：“嗯呢，老祖宗。”我觉得这样称呼有意思，便问奶妈：“咋喊奶奶老祖宗？”“你看你家里，一家里外不都是她老人家当家，谁敢不听她的！”扬州奶妈粗门大嗓，有意把话让奶奶听见。奶奶也乐意这个称呼，这能掂得出她在我家里的份量。小时候，常见奶奶坐在她房里的一张红木方凳上，手里捧着铜烟袋，咕嘟咕嘟抽水烟，抽到高兴处，她“呼”地一吹，把铜烟杆磕磕，然后对扬州奶妈说：“什么朝代都讲‘祖宗成法、圣上旨意、百姓规矩’，我们家惟我独尊，不听我的听谁的。”扬州奶妈讨好地不住点头：“嗯呢、嗯呢，老祖宗说得在理。”我似懂非懂地常听她们对话，渐渐地我有了点悟性，明白了奶奶话的意思。奶奶是我们家名副其实的老祖宗，我们姐弟几个沿袭了扬州奶妈的称呼，就连我爸、我妈都爱在背后这么喊她。

老祖宗不是我的亲奶奶。听我爸说，我亲奶奶死得早，亲爷爷在外跑买卖，就把我爸姐弟仨托给了二爷爷。二奶奶就是我现在奶奶——老祖宗。老祖宗没生养过，对小孩自然是喜欢的，何况是自己长兄的孩子。后来，我亲爷爷在外得了暴病，一病不起，临终前托人捎了话，把我爸姐弟仨承嗣给二爷爷。从

此，我爸姐弟仨就改口叫二爷爷和老祖宗为“爹”和“娘”了。

二爷爷在家一向不作主，由老祖宗当家。听长辈亲戚说，老祖宗生性好强，在娘家时就是个说一不二的娇疙瘩，30岁才出阁，做了我二爷爷的填房。二爷爷的前妻是童养媳，比二爷爷大10岁，没等二爷爷长大圆房，就得痨病猝死。老祖宗和二爷爷是邻里街坊，加上又是远房表亲，对二爷爷的处境自然是知道的。老祖宗脚大，就因脚大，许多般配的人家都嫌弃她，使她成了难嫁的老姑娘。老祖宗小时不是没裹过小脚。她娘给她裹脚的当天晚上，她寻死觅活地哭嚎，裹上了，她拆；拆下了，又裹。她娘拗不过她，骂道：“死丫头，大脚嫁不出去，莫后悔怪娘。”“不嫁，不嫁，要嫁就嫁给娘。”老祖宗把长长的裹脚布往马桶里塞，惹得她爹煽了她一记巴掌。6岁的老祖宗性子就烈，把头往墙上撞，她娘害怕，不裹就不裹，也就随了她。

老祖宗早就偷偷相上了二爷爷，那时二爷爷在街市口开了个布庄，她有事没事地爱往布庄跑，三天两头去扯块花布，弄得二爷爷心魂不定的。二爷爷也看中了她，恰恰因为她脚大。二爷爷说，脚大利落，干活有劲，他屋里就少个能干的内当家。久而久之，两人就眉来眼去，满街皆知了。老祖宗的爹是前清举人，他忌讳二婚头，不同意这门亲事。老祖宗不吃不喝，非我二爷爷不嫁。她爹娘无奈，只得由她。一顶花轿进门，老祖宗成了布庄的内当家。老祖宗大我二爷爷3岁，二爷爷说：“女大三，金银满。”果真布庄开得挺红火。手上有了钱，老祖宗怂恿我二爷爷去上海开店，把生意做大。“七七事变”后，日机炸了他们在上海闸北租的店堂，逃难回到如皋后，在老祖宗的拾缀下，老布庄又开市了。

对承嗣的三个孩子，老祖宗最疼我爸。我爸从小长得胖，老祖宗也是个胖子，街坊们都觉得，哪像是过继的呀，活脱似生养的一般。这话老祖宗爱听，于是格外宠我爸。我姑妈长得丑，老

祖宗讨厌她，早早地给她找了婆家。婆家在乡下，直到今天，老姑妈还在埋怨，说要不是老祖宗待她不好，她哪会根移到乡下，受一世的害。小叔和我爸长得正相反，尖嘴猴腮的，不讨人喜欢。老祖宗供他哥俩读书，我爸年年优等，我叔总不及格。没上几年小叔就退了学，跟别人去跑码头。老祖宗很恼气，她对街坊们说：“不成器终归不成器，再花心血也白搭，不要到时候说我两样心。”以后，小叔和家里断了音信，传说他参加了新四军。解放那天，老祖宗突然接到县民政局的通知，说我叔是烈士。她领到一张烈属证和一笔抚恤金，这才知道，我叔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老祖宗掉了不少眼泪，她逢人便说：“要不是我的培养，这不成器的伢能成器？”

我爸上高中时，参加了共产党。高中没毕业，就去里下河一带打游击了。我爸是偷偷跑的，连处处事事都依着我爸的老祖宗也蒙在鼓里。直到解放，老祖宗住到我家后，还不时地嗔怪我爸：“你个没得良心的，我是拉你后腿还是挡你道了？走时连个招呼都不打，把我吓得没得命。共产党打小日本，我懂。你走正道，我会反对？”我爸说，老祖宗胆大，有正义感。那时她家后院住着“和平军”，只要游击队派人潜回城里办事，她都偷偷接待，不是做些可口的给来人吃，就是塞给来人一些铜钿，说是带给我爸花。抗战胜利后，我爸去了东台，于是和老祖宗彻底断了线。直到渡江后，我爸在苏南结了婚，才和老祖宗通了音信。这时，我二爷爷已经死了，店门早关了。县政府照顾老祖宗是烈属，安排她进了纱厂摇手套。上海解放后，我爸我妈进了上海。1952年我妈回如皋生我，满月后让老祖宗同去上海过日子，老祖宗也嫌一人过得寂寞，于是辞了职，变卖了家什，随我妈走了。

我们姐弟仨一个接一个地落地，老祖宗不让我们喊她奶奶，要叫“爹爹”。我们一直不知道喊“爹爹”为何，照家乡习俗，

并无此例。现在想想，可能是老祖宗为了纪念我二爷爷，二爷爷死得早，要我们儿孙能记得。还有一种可能，是要我们小辈像敬重祖父一样敬重她。她说过：“武则天的儿孙喊武则天为父王，先人有例，是不足为奇的。”武则天是否有这样的规矩，我至今未考证。不过，老祖宗识字，“红楼”、“三国”什么的，她都能说出道道，或许她是从哪本书上猎奇的。这样的称呼也符合老祖宗的性格，我们叫叫也上了口，成了习惯。只是在同学们的面前常丢脸；“真是江北人呀！好白相，把女人叫作‘爹爹’。”岂不知，江北人并没有这样称呼，是我家老祖宗的特产。

老祖宗小时候读过3年私塾。她爹是私塾先生，膝下又无儿，把她作儿子教养。照她的话说，她这3年学抵得上我们现在上的6年。不管是否事实，她识的字极多，厚厚的小说她能整章整章地念，有时拖着长调吟，有板有眼，很有味道，像是唱山歌。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又是惟一的孙女，和她睡一床，自然是她最疼的。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晚上我就习惯坐在床沿，听老祖宗读报。她屁股墩在方凳上，那张方凳的面子已被磨得光滑精亮，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坐在上面都感到冰硬冰硬的。老祖宗摇头晃脑地读着，我觉得像催眠曲，每次都是在她的读报声中睡着的。她老念错字，我上一年级的的时候就发现了，如她把“葵花”念成“蔡花”，把“狂飙”念成“狂风”，可她不许别人纠正，只要我说：“错了，念错啦！” she会把双眼一勒，朝我道：“寡嘴，小伢懂啥？”

老祖宗读报专记新名词，她有事没事地放在嘴上叨着，有时竟让人哭笑不得。我5岁那年，我妈送我去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全托，周一园里车子来接，我死活不肯上车，没命嚎丧。老祖宗冲着我妈嚷嚷：“什呢思想？重男轻女，把女伢送去受害，儿子留在身边，不是马列主义的做法。”其实，那时我两个弟弟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妈是为了让孩子从小过集体生活，才

送我全托的。老祖宗舍不得，坚决不依，我终于从全托换成日托，我爸我妈工作忙，把我们小孩全交给老祖宗管，她管得有板有眼，我们服服帖帖的。弟弟们在外面调皮，只要邻居说：“告诉依爹爹。”我弟弟就乖巧了。都怕老祖宗打，谁犯错误，谁就得趴在老祖宗的那张方凳上，撅起小屁股让老祖宗甩几个巴掌。自觉趴的，少打；不自觉的，加倍罚。虽然不重，但光着屁股挨几下子也够受的。老祖宗说：“棒打出孝子，否则一个个都成了小‘修正主义’。”我很少挨打，但最怕老祖宗把我的家丑抖给老师听，我在学校是好学生，好学生最怕家里人告状。老祖宗不给我面子，只要我在家回她的嘴，她就会跑到学校找我班主任，不是说“这伢两面派，在学校装积极，家里连个扫把都不拿，我6岁时就站在小凳上炒肉丝了，她12岁还不会叠被子”，就是讲“现在的教育就是不如以前好，小伢越大越不懂事，我让她吃饭不要掉米粒，她还嫌我噜嗦，小小年纪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得了？”我使劲哭，她让我在同学们面前丢了脸，老祖宗倒很光彩，她说这是秉公办事，不护短。

1976年，要不是老祖宗从中作梗，我们家就搬进了一幢较好的花园洋房里。“四人帮”粉碎后，我爸单位要改善一下我家的住房条件，腾出衡山路上一处房子让我们搬。我爸我妈去看了，很满意，就是楼上住房，楼下厨房的格局。怕老祖宗来回不习惯，我妈说：“房子舒适，娘肯定也喜欢。”没和老祖宗商量，搬家的日子便定了。老祖宗知道后却毛了，说全然没把她放在眼里，她不同意搬。我妈问为什么？她说她不能脱离群众，一个人成天关在一幢房子里，连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不成了活死人。我妈说：“房子不错，不搬，错过机会，以后难得有这样的了。”老祖宗一屁股坐在她的那张方凳上，漫不经心把手朝胸前一叉，然后朝我爸我妈把头一昂：“要搬，你们搬，我不搬。”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都是忘本的东西，艰苦朴素不要

了？还都是共产党员呢，假的。”老祖宗坐在方凳上大义凛然，此时，就是有18级大风来了，她也是照坐不动的。我爸我妈又好气又好笑，终于拗不过老祖宗，家没搬成。老祖宗说：“衣服是新的好，邻居是老的好。”老祖宗在老房子处有一群老伙伴，平时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她全靠这些老朋友串门聊天打发日子，难怪她坚决不愿迁新居呢。

老祖宗和我妈矛盾最大，有事无事地和我妈翻脸，要做出婆婆的样子来。老祖宗说婆婆得压住媳妇，不然媳妇会爬到婆婆头上。年轻时，她婆婆就从不给她笑脸，老祖宗认为这是做婆婆的尊严。其实，我妈对老祖宗是极好的，只要出差，回来时总得给老祖宗带回礼物。老祖宗接过特意带给她的东西，心里高兴，嘴里还得说句嫌弃的话，她常说：“喜不露色，乐不颠狂。”这是为了维护她的尊严，她在我妈面前表现得更是这样。一次，我妈去山东开会，回来时给老祖宗带了个小石臼，说娘牙不好，吃个炒货啥的可以捣着吃。老祖宗喜欢这玩意儿，连我们碰都不让碰，可嘴里却对我妈说：“买这劳什子干啥，有钱没处用了？嫌我老就直说，我不是没地方去。”气得我妈话都说不出，不过知道她的脾气也就算了。

老祖宗对她娘家的人极好，她说这是她的嫡系正宗。她有个娘家侄儿在如皋乡下，家里仨儿八九个，很困难。我们姐弟几个的衣服常被老祖宗拿去接济他们，家里粮呀钱的没少往那儿捎。还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祖宗缠着我爸带养她侄儿的一个孩子。我爸好说话，接来他家的老大，在上海寄读。那时户口卡得不严，我表姐来后就正式转了上海户口，我爸我妈一直把义务尽到她出嫁。

小时候，记得我这表伯常来我家，一住十天半个月的。走时，老祖宗大包小包地往他那儿塞，只要她侄儿多拿点，她心里就好受。我妈大伏天晒东西时，经常发现少了棉胎或被单什

么的，便问：“娘，有没有看见？”老祖宗直言不讳：“我送我侄儿了。”

我妈火了，嗓门很大：“表哥缺什么，我给买，干嘛这么偷偷摸摸地拿。”

老祖宗不让步，嗓门比我妈更大：“什么叫偷偷摸摸的？我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我还要受你支配？杀富济贫，这个理你侄党不教育你？过去我是怎样接济你们革命的？都是忘本的东西，没得良心的。”

我妈气性短，不多时也就消了，随老祖宗作罢。以后表伯来，老祖宗还是不停地送，什么闹钟啦，铺板啦，钢精锅啦，只要是她侄儿开口的，她尽量满足。有时我看不下去，朝老祖宗翻眼睛：“爹爹，都拿去我们家不用了？”老祖宗眼珠子对我一瞪：“不长个都长心了，人不大学得这么小气。毛主席不是有句话要心里有全国，眼里有全球吗？人不能这么自私。”

有件事，我妈真正地火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爸我妈都挂了牌靠边站，天天写检查，日子很不好过。不久乡下清理阶级队伍，表伯被清查出让过2年伪甲长，乡下斗得厉害，他写信给老祖宗，要求来沪避难。信刚到，人呼啦一下来了6口，我家地板上都睡了人。我妈极不乐意，本身外头就有气，回家看到这一摊子，心里很窝火，就对老祖宗说：“娘，表哥住两天就得走，住长了我们也吃不消，我们自身难保，别给我们惹麻烦。”

老祖宗拍着胸脯嚷了起来：“他们是投奔我的，我能见死不救？我怕什么，我是烈属加无产阶级（指离如皋时变卖了家具），有事来找我好哩。忘本的东西，没得良心的。当初你们搞地下工作，我还偷偷留你们在家过夜，都不记得了？我怕过没有？”

“现在和那时不同。”我妈没法和她说清。

“有什么不同，有难就得相助。”老祖宗认这个理。她满不在乎。